

恭敬的 暴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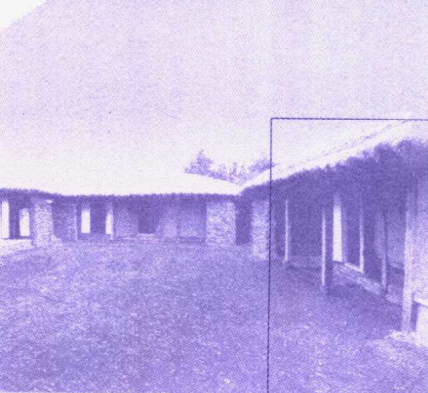
洪盛源短篇小说选

〔韩〕洪盛源 著

韩东吾 徐敬浩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恭敬的 暴力

洪盛源短篇小说选

〔韩〕洪盛源 著

韩东吾 徐敬浩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恭敬的暴力:洪盛源短篇小说选/(韩)洪盛源著;
韩东吾,徐敬浩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3. 11
ISBN 7-5327-3177-4

I. 恭... II. ①洪... ②韩... ③徐... III. 短篇小
说—作品集—韩国—现代 IV. 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1119 号

本书根据洪盛源的好几部小说集译出。
由韩国文学翻译院支援刊行。

제목 : 홍성원 단편선

원작자 : 홍성원

图字:09-2003-089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
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恭敬的暴力

洪盛源短篇小说选

[韩]洪盛源 著

韩东吾 徐敬浩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2 字数 140,000

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,001—6,000 册

ISBN 7-5327-3177-4/I·1863

定价: 14.0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,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无声的抽泣

(代序)

1937年12月26日,我出生在庆尚南道陝川三嘉面(面相当于乡)的外婆家。我们洪家祖籍南阳;母亲姓张,祖籍安东。据说,爸爸妈妈相当开明,在那个年代他们就已经自由恋爱了。他们第一次相见是在郡政府机关。我父亲在家乡泗川偷了祖父的钱匣子,漂洋过海到日本留学。拿去的钱用完了,他就打工挣钱,卖过报纸,打过杂工,历尽艰辛终于从东京兽医专门学校毕业,带着兽医资格证书回到了祖国。我母亲从女子学校毕业以后到郡政府蚕丝科任指导员。此时父亲也到郡政府畜牧科工作。两人经常来往,逐渐产生了感情,最终结成了夫妻。

我的外婆家、祖父家,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。因为我在两岁以前,就随父母迁移到远在江原道的金化郡。

我对幼年的记忆是从江原道金化郡开始的。我在那里上了幼儿园,在“大东亚战争”^①正激烈的时候,搬到了江原道高城郡,在

① 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。

那里上了小学。

在这一时期的记忆当中，海金刚^①那举世无双的美丽景象，世界大战的连天炮火，还有几件我自己的事情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海金刚那壮丽无比的海景似乎对我感性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世界大战的连天烽火强烈地刺激了我的心灵，成了我以后创作反战小说的感情基础。

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我们家马厩里有一匹棕褐色的高头骏马，个子比我高两倍还多。父亲是一位兽医，经常骑着这匹马走村串乡，为村民家医治伤病的牲畜。在战争后期，家家断炊，饿殍遍野。这匹马为我家解决了糊口问题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然而这匹马对我的意义与其说是它给我们送来了粮食，还不如说它是我最喜欢的像家庭成员之一的动物。我父亲性格开朗，喜欢运动，尤其喜欢拳击。他让我亲近这匹马，让我牵马、骑马，几乎天天“折磨”我。当别的孩子只能玩小狗、小猫的时候，我却能和比我高大好几倍的漂亮的骏马一起玩耍。我对大动物的好奇与喜欢之情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滋生的。

还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我有个同学是日本人。我们是邻居，又是打斗不停的小冤家。那是个不节制生育的年代，所以他们家小孩很多，而且年龄大小相差不大。家里人多，生活很困难，夫妻俩几乎天天吵架，左邻右舍都瞧不起他们。我可能也受到

① 海金刚是金刚山的一部分。

大家的影响，所以也瞧不起他家老大——我的同班同学，几乎每天都和他打架。可每次打架开始不久总是以我的失败而告终。我力气大，个子高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，我都占优势，但是先撂倒了对方却不会用拳头，被他后发制人弄得鼻青脸肿。

后来这件事情被父亲知道了，他就教我使用拳头的方法。父亲在东京留学的时候，曾在道场学过拳击，而且达到了日本学生联赛的最高级水平。联赛最高级选手的儿子被邻居的孩子打败了，这一事实似乎刺激了父亲的自尊心。他教我怎样使用拳头。尽管我学得不太熟练，但最终还算赢了。那位朋友看我力气比他大，个子比他高，拳头也比他硬，于是就像女孩子似的拿指甲挠我的脸，给我脸上留下一道道的伤痕。

孩子嘛，打打玩玩，哭哭笑笑，可终究还是朋友和同学。日本投降以后，我们就分开了。日本被打败后，朝鲜人的报复日益加剧。那几天，他们全家闭门不出，有一天黎明时分便悄然消失了。

关于战争后期的混乱情况，我在《他人的广场》一文中做了一些介绍。

我每天跟别的孩子们一起佩带着代表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木剑，到附近的广场去看热闹。广场上总有令人冲动的东西，使我们幼小的心灵受到猛烈的震撼。佩带着红带子的年轻人，在那里整装列队准备上战场；往前线运送军需品的辎重车一辆接一辆摆开长蛇阵隆隆驶过；穿着五颜六色的和服、扎着宽带子的日本女人，

迈着碎步匆匆走过。广场的揭示板上常常画有敌人头目的漫画像；盐制的菜和明太卵……那个时候，学校里教我们不要拣路上的任何东西。敌机躲进云彩后面，为了诱惑我们，便往山野里撒下了各种玩具和糖果。到处是只要起盖儿就起爆的高性能炸弹、只要含在嘴里就会毒死人的漂亮的糖果……这些都是敌机诱惑人的恶劣手法。

随着日本的投降，出现了“三八”线，高城一带涌来了大批的苏联红军。他们一个个白色的皮肤，淡黄色的头发，灰色的眼睛，在我这个小学二年级学生的眼里，他们就像是既奇特又可怕的动物。他们穿着油脂满身的脏军服，和拉车的军马一起吃着一块硬邦邦的面包。街上见到自行车骑着就走，不管有没有主人；见到带表的人端起冲锋枪上前就去抢。但是他们也有令我瞠目结舌的本领：抓一把松子或瓜子往嘴里一扔，嘴就像一部加工机器，松子皮和瓜子壳便从嘴角边不停地流出来。当时九岁的我，站在一边看得目瞪口呆。

这些斯拉夫系的苏联人既是我第一次看见，也是最后一次。那以后我家分两批于1946年初冬偷越“三八”线回到了南边原来的故乡。后来我在题为《偷越》的文章里未加虚构地详细描写了当时担惊受怕的偷越经历。

我们偷越“三八”线以后，在父亲求职的六个月期间，在饥寒交迫痛苦中煎熬。在这一时期的记忆中还有一件令我困惑的事情。有一次我随父亲到临时搭建的剧场看了一出题为《李瞬臣将军》的话

剧。在以前看到的话剧或电影里，主人公都是日本武士，并且总是他们获胜；而这一次正相反，主人公却是朝鲜人，并且居然打败了日本武士。他们穿着从没见过的军服（过去，我看武士的服装是那么威武漂亮，而壬辰倭乱时期朝鲜军队的军服是那么丑陋肮脏），把日本武士打得落花流水。那天晚上，我激动得翻来覆去一夜没能合眼。

1946年后半年，父亲在垺兴郡政府找到了工作，于是全家离开汉城搬到京畿道的安养市。解放以后，社会秩序比较混乱，已经休学一年的我就在那里上了小学三年级。我没有教科书，只带着笔记本上学。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令我感到奇怪的韩国文字。因为缺了两年课，所以我的学习成绩比同学们差很多。尤其是那第一次见到的韩文字母更使我难堪。但是我利用寒假时间很快就补上了过去没学过的内容。我能很快赶上别同学，多亏了母亲在家给我进行的注入式识字教育。母亲按照外祖父教她的方法，先在白纸上画上方格，然后在方格内工工整整地写上字母让我临摹，同时又加以说教和鞭打，迫使我很快背会字母。

就像所有的山村（当时的安养是典型的山村）小学那样，安养小学的孩子们从入学到毕业都是在家长不干预的情况下度过的。在江原道高城的时候，我是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成长的。但是到安养以后，随着生活的日益艰难和弟弟妹妹的不断增多，我自然而然地从父母的呵护下解脱出来了。在安养父母无暇管我，于是一天到晚不是爬山就是到河边玩耍，弄得蓬头垢面，浑身脏乎乎

的，可这却是我最喜欢的游戏。在高城的时候，我的胸前总是别着一块雪白的手帕；可现在，山上的尘土、河边的泥塘给了我无穷的激动和乐趣。我喜欢那里的蜥蜴、螃蟹、螳螂等，有时被父母发现少不了受责骂和鞭打，但是只要一有空我就跑出家门，或去爬山或到河边玩儿。只有这样我才感到自由和舒心。

当然这一期间的记忆也不全是愉快的。有一次我到一個山沟里玩儿，在芦苇丛中偶然发现一具腐烂的尸骸静静地躺在那里。这个人怎么来到这个没有人烟的地方，又怎么死在这里的，我觉得很纳闷。我至今难忘的是，关于这具尸骸的记忆长期出没在少年的梦里。在“6·25”朝鲜战争中看惯了尸骸后，那具尸骸才消失在我的梦里。

在小学六年期间，我熟悉了安养的山山水水。但是没过多久，有一天突然举家迁移到了水原。因为父亲晋升为系长，从蔚兴郡政府调到了水原市政府。

水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如梦如幻实在太美了。从安养到水原沿着旧街道前行，路两边苍松翠柏，沿着山坡逶迤而去。满载着搬家物品的卡车翻过山岭，眼前出现了雄伟的城楼和巨大的城市轮廓。山里的孩子第一次看到这些激动得目瞪口呆了。城墙像屏风一样环绕着童话般的城市，那就是我将生活的地方。

然而水原等待我的不是甜美的梦幻，而是饥寒交迫的惨淡现实。我们水原梅山小学六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叫金东辉，大概是从遇到这个老师开始，我就陷入了绝望的境地。在安养小学的时候，

即使自由自在地在山野里玩耍，总也能获得前四五位的好成绩。但是转学到水原梅山小学后的第一次周末综合考试，我的成绩却是全班 73 名中的第 72 位。在这以后，每次考试我的成绩都是全班的末尾。耻辱接二连三地继续着。

第一学期快过一半的时候，这个学校六年级就已经复习全学年的课程（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学校是有名的重点中学，它的升学考试成绩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）。我怎么聚精会神地听讲也听不懂老师讲什么。还有这个学校特别的制度——每周按考试成绩的名次顺序安排座位。成绩好的学生安排在前排，成绩差的依次安排在后排。我常常被安排在最后一排。我们班只有一个外号叫“鼻涕”的学生的成绩名次在我的后边。

第一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我的座次还是没有变化。我失望极了，每天带着午饭上学，总是像傻瓜一样低着头一言不发。但是没过多久终于发生了可怕的事情。第一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，班主任金东辉老师找我，用严厉的语调不容分辨地让我的父母到学校里来。我清楚地知道，让父母到学校来意味着什么。第二天上学的时候，我咬了咬牙，把班主任的通知告诉了父母。那天快到中午的时候，我看父亲到老师办公室去了，然后把我叫到走廊上，似乎不知怎么说。他望了我好久才说出了我已预料到的话。老师告诉他，我的学习基础太差，实在无法跟上别的同学。如果要考上中学，第二学期就得降级到五年级，要重新读才行。尽管父亲说得非常婉约，但我明白父亲说的就是降级。我低下了头，眼泪一下子流

出来了。降级，我连想都没想过的耻辱！我得降级吗？顿时我眼前发黑，好像天要塌下来了。过一会儿，我向父亲哀求，千万别让我降级。我请求父亲再一次找金东辉老师说情。反正还有时间，要做最后努力。父亲犹豫了一会儿便点头了。他匆匆的到教室去了。就这样，我避免了降级的厄运，戏剧性地躲过了耻辱。

自那以后，我常常回想那降级的危险时刻，日以继夜埋头学习，在灰暗的石油灯下熬夜。当时一过九点就停电，我只好点石油灯。那个时候南边用电全靠北边来提供，所以用电量有限，九点以后只好拉闸。所以我两次煤气中毒差点儿失去知觉晕死过去。点着石油灯，学着学着我就睡着了，有一次竟发生了被煤气窒息的事件。

到了第二学期中段，我的学习成绩开始迅速提高。我一气提高到了第一组，这令金老师和全班同学大吃一惊。快到毕业的时候，我的成绩已经占据全班第五位。毕业的时候我获得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奇特奖状。那是纯粹为我而设立的“进步奖”。

1950年初春，我终于成了骄傲的中学生，而且考上的是本地重点学校水原农林中学。但是我上中学还不到三个月，意外的得了慢性腹膜炎，由汉城塞夫兰斯医院诊断的。我只好向学校提出休学申请，准备到汉城接受手术治疗。在我等待手术日期的时候，“6·25”朝鲜战争爆发，北边军队越过“三八”线大举进攻南边。

我不想在这里多说在战争期间所受的苦难。那是痛苦的、残忍的战争。在水原中学对面的空地上，常常有很多浮肿的尸体。

在大同造纸厂旁边的豆地上，人民军高射炮部队连连喷火；穿着马裤的内务署人员，半夜三更突然闯进屋里把我父亲从被窝里揪起来。邻居大婶的家里来了一位高个子的义勇军姑爷；隐蔽在光石家前面的机枪发着震耳欲聋的声音扫射着；大个子太春的爸爸因为偷吃别人的母鸡，被打得死去活来叫人背回来；沿着我家后面的山沟，穿着朝鲜服的人民军娃娃兵疲惫不堪地撤退；中秋以后的一天傍晚，在大陆上突然出现联合国军的坦克；那天晚上水原市巷战，照亮夜空的子弹爆竹般的响声；被击毁的人民军坦克，被烧焦的士兵尸体……到处是无头尸体，到处可以看到人头、人的四肢……到处是饥寒交迫的孩子们……

比起别的人家我家还算幸运，七口人无一伤亡。漫长而难忍的夏天是在水原度过的。“1·4”后退的时候，我们一家坐车到庆南密阳避难。避难路上堆满了空油桶。在我的儿童小说《火车道》——它是我惟一的儿童长篇小说——里，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景。当避难车到达密阳以后，当局不让我们继续南下。当局强令难民下车，以便分散涌向釜山的难民潮。我们只好在站前的旅店逗留一两天以后，在岭南楼后面的山脚下找到一间房子住下了。

我们在那里度过了艰难的避难日日夜夜，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痛苦经历。在这一期间，有几件让人难忘的事情：我平生第一次提着煮熟的鸡蛋和弟弟一起沿街叫卖；每天到岭南楼旁边的密阳公报馆揭示板前去看急剧变化的战况报道；我还第一次心里爱慕过一个少女。

因为我天生就有点儿羞怯，加之很强的自尊心，除了一两次以外，我都没有赚到什么钱。最使我难过的是，走街串巷时意外地碰上和我一样卖鸡蛋的弟弟。看到弟弟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，看到弟弟一个鸡蛋也没有卖出去，心里真不是滋味儿，我咬紧牙关强忍着就要涌出来的泪水。

当时我所爱慕的少女名字叫申贤玉，是个扎两条小辫的漂亮姑娘。她和我一样是从汉城亚贤洞避难到这里来的，我们原来是隔着一堵墙的邻居。那个时候在小伙伴当中，我最能讲故事。在寒冷的冬天，我们聚集在邻居家堆满干稻草的仓房里，就像是举办创作班一样，像模像样地讲述有趣的故事。我和那位少女就是在那里相识的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首先产生爱慕之情的不是我，而是那位少女。之所以这么说是原因的。为了争夺这个地盘的控制权，我代表难民少年和本地少年头目打架，在决一雌雄的时候，我发现她偷偷地抹眼泪。那个本地头目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姐姐，愣头愣脑的。只要我把那个小头目打倒在地，她不知从哪里知道消息，准出现在打架现场。只要她一出现，原本打赢的架也发生逆转。她像凶神恶煞，力气大得惊人。她看到我把她弟弟摁倒在地，就不问青红皂白大声嚎叫着扑上来，不是把我拉倒，就是拳打脚踢。而那位少女就站在一旁偷偷抹泪，有一次竟泪流满面扑上来护着我。那么多人在场，但是护着我一起打架的只有她一个人。从那以后，我俩躲过人们的眼睛多次在村后的竹林里幽会，在幽会中我们俩

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。我们只不过是拉拉手，小声唱儿歌。啊，少女哟，现在你在哪朵云彩下生活啊？

我们从避难地密阳回到水原老家，那还是联合国军收复汉城很久以后的事情。那时我的母校已复课，避难去的市民都回来了，似乎忘记了战争的创伤，整个城市重新喧闹起来。这次我的复学比别的学生晚了半年。学校的校舍被战争摧毁，学生只好在养蚕室仓库上课。在临时教室里有很多陌生的面孔，他们都是难民子弟。那个时候和在安阳小学时一样，教科书全丢了，所以到高二为止我的成绩一直停留在中游。作为母校的农业学校原是全国首屈一指的，但是此时已分成北中和农林高中两校，学生的成绩急剧下滑，成了名声最差的“孬校”。

在高一暑假的时候，便迎来了“6·25”朝鲜战争的停战协定。我们家养鸡养猪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。梅桥洞的我家背靠水原河，只要留点心就可以有效地利用一大片河边空地。只靠父亲的微薄工资很难糊口，我们家有七男一女八个兄妹，为了供这么多子女上学，家里决定养猪养鸡。也许是为了继承父亲的兽医，我选择了水原农林高中畜产系。我对动物的生态和习性特别感兴趣，养猪养鸡对我来说并不是厌烦的事情。既然在畜产系，我就把它当作了很好的现场实习。空地很大，加上饲料供应也不难，所以我家的饲养业从一开始就搞得很大。鸡有五百只，猪有二十头。因为我不乐意学习，所以我就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名彻头彻尾的饲养员，专心致志地养鸡养猪。那时我的成绩很差，连想都不敢想英语和

数学(升学必考)。我对国语、畜产、生物等课程还有点信心。到高二为止,我既没有理想也没有什么想法,傻头傻脑的,得过且过,虚度了金子般宝贵的时间。有时想起自己的将来,不免有些绝望,但那个时候要追赶已经为时太晚。

学校里有一位英语教师,也姓洪。他喜欢捉弄学生是出了名的。他喜欢按日子叫名提问。如果今天是6日,他就选6、16、26等带6字的学号来提问。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,那是二年级期末12月5日。我的学号是15号,我早就吓傻了,一听老师叫我就战战兢兢地站起来了。当时我的英语水平只相当于中学一年级程度,还有几天就上高三了,但我所知道的英语只有“I am a boy”。

洪老师的嘴里终于吐出了庄严的命令,让我读当天所要学习的英语课文。我只好读了。很侥幸,尽管读得嗑嗑巴巴,但头几个单词读得还算正确。然而还没读完一段,就碰上了从未见过的单词。那个单词是我用韩国语的阿齐“arch”来发音的。因为它是英语,加之精神紧张,一下子懵了。我把“arch”读成了“alch”。老师听了,就开始取笑我:

“‘阿去’?你感冒了?打什么喷嚏呀?”

我意识到读错了,马上大声改口为“阿克”。洪老师又轻蔑地取笑我:

“鼻子打坏了?怎么悲鸣啊?”

我又知道读错了,绝望地读了一声:

“阿策。”

我的声音还没落定，就听洪老师说：

“嗯，有点儿接近了，可你读出的是划船的声音。”

不知为什么，我有些歇斯底里地扔下教科书跑出了教室。以前我也受过几次洪老师的讥讽和嘲笑。那个时候我只是红着脸忍下去了，但是那一天不知为什么我实在忍不下去了。跑出教室以后，我直接回到了家。还没到放学呢，怎么回来了？家人们都惊讶地望着我。我进到自己的房间，把门反锁以后枕着胳膊躺下了。我讨厌洪老师，也讨厌同学们，更讨厌英语这门课。怎样才能摆脱耻辱，怎样才能攻克令人头疼苦恼的英语？我反反复复地思索着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烦恼逐渐消失了，觉得无名的烈火在燃烧。那是在梅山小学时经历过的那种斗志。傍晚时分，几个要好的同学给我送来了我的书包。我借口有病没有见他们。那一天，全家吃完饭准备睡觉的时候我才从房间里走出来。通过送书包的同学，家里人都知道了学校里发生的一切。家里人一看我的反常行动，只是偷偷地观察我的脸色并没有说什么。我从房里走出来以后，心情沉重地径直去找父母。尽管难以启齿，但我暗暗下定了决心。我向父母提出了几乎是荒唐的要求：

一、在不影响毕业的前提下，暂时不去上学；二、在家期间什么也不管；三、我要买什么参考书家里就得给买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们有些惊讶，但经过我的详细介绍，他们好像逐渐理解了。世上没有一个父母会反对子女拼命学习准备上大学的。虽然条件有些苛

刻，父母还是欣然同意了。

于是在我一生中最痛苦的长征开始了。不上学在家学习就是要集中学习升学考试课程，也为了切断万一落榜设的托词，准备背水一战。我甚至感到，如果背水一战失败，我就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。背水阵势已定，我只得硬着头皮做下去。我制订了死背英语词典的笨计划，把时间安排得紧紧的。这样，甚至招来了周围人的非难。尽管眼前有不少捷径，但我还是选择了绕开捷径迂回的办法。大概我那个时候的学习决定也是受了这种性格的影响。

说实话，英语或其他课程是可以自学的，但是数学是很难自学的。对于数学的未了之情只好留给下一代了。

1956年我考上了。（也许因为英语吃尽了苦头，我决定选择英语文学专业。）那时我们家接连有喜事临门。一年前，老二从水原北中考上了工业学校的名门京畿工业专科学校。我考上了重点名校高丽大学，老三考上了重点高中培才中学。

但是我家的喜事还不到半年就被惊人的不幸阻断了。父亲在工作中涉嫌犯罪被判刑，抓进了监狱。没有主心骨的家，一下子跌进了苦难的深渊。家里揭不开锅，我们只好离开长期居住过的房子，从水原举家搬迁到汉城。没有一个挣钱的，只有要吃饭的八、九张嘴，家境日趋艰难。为了解决生计问题，我们采取了好房换孬房中间找差价的下策。我们卖掉园南洞的住房，搬迁到兴岭附近的简易住房。那个时候，父亲也结束监禁生活回来了。一家人围坐在父亲的周围，有说有笑。但是一家团聚的喜悦很短暂，很快被